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HANZHENG YU HEPing

战争与和平

(中)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HANZHENG YU HE Ping

战争与和平

(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桑国磊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中 / (俄) 列夫·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包志刚译.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63-8

I. ①战… II. ①托… 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308号

战争与和平. 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5

字 数：434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63-8

定 价：40.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六部.....	1
第七部.....	68
第八部.....	117
第九部.....	188
第十部.....	259

第六部

在一八〇八年，耶利斯坦皇帝开往埃尔富特城再次和波拿马皇帝会见。在彼得堡上层圈子中对于这次隆重见面的雄伟场面讨论很多。一八〇九年，被称作世界两大领袖的波拿马和耶利斯坦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以致这年波拿马向奥国开战时，俄国一个军队竟到境外去帮助自己从前的敌人波拿马，而且反对之前的盟友奥国皇帝；于是就在上层圈子中，甚至据说波拿马或许和耶利斯坦皇帝的一个妹妹联姻。抛去对外政策上的一些争论外，俄国社会对那时在国家管理机构各个部门中所进行的变革也尤其重视。

与此同时，人们对真正生活，对他们的亲身利益——健康、疾病、歇息、劳动的关心，对思想、科学、歌曲、诗歌的兴趣，和他们的友谊、爱情、激情、仇恨都一成不变，不以和波拿马·波拿马政治上的亲近或反目为转移，不会遭到不和可能的变革的作用。

安德烈公爵深居简出地在农村住了两年。皮埃尔在自己庄园里的变革，由于无章法，胡抓一气，终于一事无成。而安德烈公爵不爱外宣，也不艰苦就完成了自己一切的变革。

他具有皮埃尔所不拥有的高度的勤奋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凭着这一点，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推动自己的发展。

在自己的一个庄园里，三百农奴被变成了自由农，在剩下几个田庄里，代役租帛代替了徭役制度。在博古恰罗沃，他花钱请一个有文化的接生婆为产妇接生小孩，他还请一个神父教农民和家仆的孩子认字。

安德烈公爵一半时间在童山跟父亲以及还由保姆照看的儿子一起度过，另一半时间在博古恰罗沃的“修道院”度过。虽然他对皮埃尔表示他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漠不关心，他还是密切地关注着时事的发展，他阅读了很多书，当有人才从彼得堡来到他这里，或者是他父亲到这里

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对内外政策变化的了解还不如他这个住在农村足不出户的人。

除了收拾杂务和阅读各种书籍之外，这段时间安德烈公爵还对前两次失败的战役进行批判性的剖析，而且起草修改了军事条令和法规的建议案。

一八〇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到梁赞考察照管的他儿子名下的田庄。

坐在轻便的马车里他享受着春季温暖的阳光，看着刚发芽的小草，桦树上的绿叶和在湛蓝的天空里飘动着的春天的白云。他只是那么漫无目的地环顾周边。经过泥泞的打谷场、村庄、葱绿的田野，经过一年前他和皮埃尔谈过话的渡口。经过收割后条条的庄稼地和披上片片绿装的灌木，经过桥边依然被泥土冲刷的上坡、残雪的下坡，开入分布在道路两旁的桦树林。树林里，十分并且闷热，悄无声息。披满粘腻绿叶的白桦树了然不动，从去年的落叶低下钻出新绿和紫色的花朵，散开在白桦林中的小枞树粗糙的常绿色让人不痛快地联想到冬天。刚一进树林，马就打起响鼻，开始冒汗了。

侍从彼得和车夫嘟囔了些什么，车夫表示赞同。可看起来彼得觉得车夫光是赞同还不够，于是他从前座上向主人转过身来。

他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多么愉快啊，大人！”

“什么？”

“我十分高兴啊，大人！”

“他说什么呢？”安德烈公爵想道，“啊，这可是春天，是的，真的，变绿了……多迅速呀！白桦树、稠李和赤杨也都开始变绿了……可没有看到橡树。不，这里有一棵橡树！”他环顾周边，

路边上有一棵橡树。它的树龄大约是成林的白桦树的十倍，宽是它们的九倍，长是他们的一倍。这是一棵有两个人那么粗的巨大的橡树，很多枝杈明显好久从前就折断了，树皮皴裂，伤痕累累。它那奇丑无比弯曲多节的巨大枝杈不对称地、拙笨地伸展着，这个苍老的怪物发怒地、鄙视地站在含笑的白桦树中间。只有它傲视春之魅力，既不想看见春天，也不想看见阳光。

“春天，爱情，幸福！”“这些大和小异的愚蠢的愚昧的欺骗怎么不使你们厌倦呢？总是老样子，总是欺骗！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没有快乐！看吧，那些被压死的枞树，总是那个样子，再看一下，我那些伸展的枝杈，不管是长在背上，还是长在两侧都是压断了骨头掉了皮的，它们这么长出来了，我还是这么站着，我不相信你们的希望，更不

相信你们的欺骗。”这棵橡树如同在说，

经过树林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几次转身看那棵橡树，好像从它那里期待着什么。在这棵橡树下，也有花有草，可它依然绷着脸，纹丝不动，丑陋而执拗地站在它们中间。

“是的，它是对的，这棵橡树拥有真理，”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其他年轻人再来上当吧，而我们是了解生活的，已终结了我们的生活！”这棵橡树勾起了安德烈公爵一连串失望、悲哀而又愉快的新思绪。在这次旅行中，他好像重新考虑过他的生活，得出的却是使他平静的、依然如故的结论：他不需要再来重新进行什么事业，他应该不干有害的事，不打扰自己，也不希望什么，度过自己的一生。

二

安德烈公爵为了自己所看管的梁赞田庄的事务必须面见该县首席贵族——埃利·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因此到了五月中旬，安德烈公爵去拜访他。

到了春末夏初的炽热日子，整片树林都郁郁葱葱。炽热的天气夹杂着灰尘，人们经过水边时不由自主地洗个澡。

安德烈公爵心事重重，心里想着他要和首席贵族谈的事。马车已驶上通往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宅邸的花园林荫路。他听见右边树后有很多女人的叫喊声，并看见一群在他马车前面跑过的少女。而跑在前头的，比较靠着他车的那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姑娘十分苗条，她穿黄色印花布衣裙，她的头上系着一条白手绢，下面露出一些宽松的发卷。姑娘在喊着什么，可一看见是个陌生人，于是就笑着跑回去了。

突然，安德烈公爵莫名其妙感到十分悲伤。这时候秋高气爽，而且阳光明媚，周边的一切是这么美好，而这个苗条美丽的姑娘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却对她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愚蠢的，可愉快、幸福的生活，感到十分的满足和快乐。“她激动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她不想军事法规，也不想建立梁赞的代役租制。她为何那么快活呢？”安德烈公爵不由得扪心自问。

——一八〇九年，埃利·罗斯托夫伯爵住在奥特拉德诺耶，依然保持原先的生活，打猎、看戏、吃饭、听音乐，大概把全省都招待过了。他见了安德烈公爵就如同见了任何其他新宾客一样，十分高兴，几乎是强制

把他留下过夜。

在这无聊的一天里，他受到年长的主人和最尊贵的客人们的接待，好几次安德烈公爵看着在那群年轻人中间总是笑着、嬉闹着的娜塔莎。他不停地问自己：“她在想什么？她为何那么快乐？”

夜晚，在这新环境中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一直不能入睡。他读了一会儿书，随后吹灭了蜡烛，可又点起来。卧室里十分热，而且房间内的百叶窗关着。他对那个愚蠢的老先生十分失望，借口说十分要紧的文件在城里，还没拿到，强制把他留下来。正因如此，他感到后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开窗。刚一打开百叶窗的时候，月光就如同久候在窗外一样立马闯进房里来。他打开窗子发现的夜色静谧明亮。窗前是一排修剪过的树，它一侧是黑色，一侧被月光染成银色。再树下生长着一种湿润的、多汁的植物，它的叶茎稀稀落落地泛着银光。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在黑色的树后边，露珠在屋顶上闪闪发光，右边是一株枝繁叶茂，树干发白的树，树的上面，在干净的春季的天空中悬着一轮几乎是满盈的月亮。安德烈公爵把臂肘支在窗台上，不停地看着这片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卧室在中间那层楼上。住在上面房间里的人，一样也不能入睡。他听见头顶上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上面一个女人说道：“我们想再听你唱一次。”安德烈公爵立刻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

“可你什么时候睡觉呢？”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不想睡，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吗？来，要不然再唱最后一次吧。”

紧接着有两个女声唱起了某一乐曲结尾的乐句。

“啊，多么美好啊！好啦，现在该说晚安啦，现在该结束了。”

第一个声音说着走近窗口。“你去睡吧，我可是睡不着。”她应该是探出身子来了，由于可以听见衣服的窸窣声以及她的呼吸声了。此时一切都停滞了，就如同月亮的光和影子一般。由于害怕泄露他那无心的偷听，安德烈公爵也连动不敢动。

“索尼娅！索尼娅！”他又听到第一个人的声音。“你为何可以睡着呢？只需看一看，这有多么迷人！醒醒吧，索尼娅！”她几乎带着哭声说道。“要知道，看看这样迷人的夜晚从来也没有过，没有过。”

索尼娅不情愿地回答了一句。

“快，你来看一下，这是多么美丽的月亮啊！……啊，多么迷人！到这里来……亲爱的，宝贝，过来！喂，你看见了吗？就如同这样蹲下

去，抱住双膝，用力搂紧，尽可能搂紧，必须搂紧，随后就这样飞出去！就如同这样。”

“够了，你立刻会掉下去的。”

他听见挣脱的声音，同时也听见了索尼娅不高兴的声音：

“都一点多钟了。”

“唉，你就只会破坏我的雅兴。算啦，快睡吧！”

随后一切又陷入寂静，不过安德烈公爵知道，她现在仍然坐在那里。只听见他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轻微的动作，不时地还有叹息声。

“噢，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突然惊呼道，“睡就睡吧！”于是她关上窗子。

“现在他毫不关心我的存在！”安德烈公爵在听她说话时想道，不知为何，他现在既渴望又害怕她会说出和他有关的话。“又是她！好如同故意似的。”他想道。在他内心里突然产生一阵心乱如麻的如同青年人一样的想法和躁动的期望，这和他现在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他好像觉得没有力气想清自己的心态。因而他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公爵只和伯爵一个人道别了，他不等女士们出现，就踏上自己回家的路途了。

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安德烈公爵在回家的途中，又路过了那片白桦林，还有那棵弯曲的老橡树给他留下那么奇怪难忘的记忆。树林里，马铃比六个星期前响得更加郁闷了，可由于如今一切都是茂茂密密，郁郁葱葱，那些遍布树林各处的小枫树，便不再破坏那个总体美了，它们适应了周边的情趣，还有一些新生的枝条娇嫩欲滴。

闷热了一整天之后。有的地方快要下大暴雨了，可只有一小片乌云向尘土飞扬的路上、滋润的树叶上洒下了一阵小雨。那个树林的左边在阴影里，黑乎乎的；而树林的右边潮湿而有光泽，现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迎风摆动，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夜莺时远时近地唱着。

“是的，在这片树林里，是有一棵和我想法一样的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可它在哪里呢？”他又想道，一边向路左边看，可是竟认不出它来了，禁不住欣赏起他寻找的那棵老橡树来。那棵老橡树现在焕然一新，它展开青翠欲滴的华盖，显得岿然不动地站立着，在夕阳的

映射下轻轻摆动着。不管是弯曲的、陈年的伤疤，还是那个从前的痛苦疑问都一扫而光。透过那百年硬壳在没有树枝的地方竟然可以长出光滑滋润的叶子，简直就是难以置信，这竟是那棵老树生出的。“是的，这就是那棵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于是，他突然体会到一种没来由的由春天带来的快乐和复苏的感觉。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突然一下子涌上心头：奥斯特利茨和那高高的天空，亡妻那带有责备意味的面孔，皮埃尔在渡船上为美丽的夜色激动的少女，这一切都犹在眼前。

“不，三十一岁以后的生活并没有结束！”安德烈公爵突然坚定果断地说。“仅仅我知道我内心中的一切是不足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皮埃尔，让那个要飞上天的女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这样我才不只为自己活这一辈子，不能让他们如同这个女孩一样，和我无关的生活着，要让我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和我共和生活！”

回家之后，安德烈公爵计划秋天去彼得堡，并为这一想法想出各种理由。每分钟都能想出许多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再去服军役的合情合理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他现在甚至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会一再怀疑积极投入生活的需要性，正像一个月前他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产生离开乡村的念头一样，他觉得十分明白，倘若他不把他的全部人生经验用于事业，再次投入积极的生活，那么这些经验就将不名一文，变得毫无意义。他甚至不明白，从前怎么会根据那些匮乏的论断，认为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教训之后，如今再相信自己可以做有益的事，可以获得幸福和爱情，就会是有失尊严的呢？现在理智告诉他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这次旅行之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乡村生活枯燥乏味，从前做的事已提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站起来，踱到镜子前，专注地察看着自己的面孔。随后转过身来看着已过世丽莎的画如同，她有着希腊式的蓬松卷发，温柔快乐地从金色框子里看着他。她已经不对丈夫说从前那些令人害怕的话了，只是单纯地、愉快地、惊讶地看着他。安德烈公爵倒背着双手在室内踱了十分久，有时皱眉，有时微笑，反复思考着那些鲁莽的、无以言表的、如同犯罪一般隐秘的思想，那些会改变他的全部生活，和皮埃尔、和荣誉、和窗口的少女、和橡树、和女人的美和爱情有关的思想。在这种时候倘若有人走进他的书房，他尤其冷漠、严肃，尤其让人不舒服的是乱发一通逻辑推理的议论。

“我亲爱的，”有时，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这种时候进来说道，“小尼古拉今天不能出去了，由于天十分冷。”

“倘若天暖和，”安德烈公爵在这种时候就十分冷淡地回答他妹妹道，“他只穿一件衬衣出去了，既然冷，那就应该多穿些衣服，衣服就

是由于这个才发明的。这就是由天气冷应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当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时，却让他待在家里。”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如同为了那些在他内心中萌生的隐秘的不合逻辑的思想活动而惩罚什么人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玛丽亚公爵小姐常常想，智力活动使男人们变得十分枯燥无味。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回到彼得堡。正值年轻的斯佩兰斯基^[1]的声望和他所推行的变革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在这个八月里，君主从他的弹簧马车上摔下来，腿受了伤，在彼得宫住了三周，每天只接见斯佩兰斯基一个人。此时正在筹备的不仅是那两道震惊社会的家喻户晓的圣谕：有关废除宫中官阶，和关于对五等、八等文官进行考核等，还有一整套国家宪法制度，目的在改变由枢密院到乡公所现行的俄国立法、行政、财政管理制度。此时正在推行和实践着耶利斯坦皇帝登基时所怀抱的那种朦胧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他本来是凭他的助手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克齐宾耶和斯特罗加诺夫（他自己把这些人戏称为社会救济委员会）等人去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的。

现在，在民政方面的改革，所有这些人都被斯佩兰斯基所代替了，而军事方面被埃勒契伊夫^[2]所替代。安德烈公爵来后不久，就作为御前侍从，在宫中和朝会中出现。皇帝两次碰见过他，没有和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从前就一直觉得君主厌恶他，君主不喜欢他的脸和整个他这个人，现在从君主投给他的冷淡疏远的眼光中，他这一猜测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据朝臣们说，君主怠慢他是由于他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未在军中服役。

“我知道人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好恶的，”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把我关于变革军事条令的建议亲自呈递给皇帝的事，就别想了，可，这个建议本身会说明问题的。”

他把关于自己的建议的事告诉了一个老元帅——他父亲的至交。老

[1]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改良派政治家，企图是农奴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在翻动贵族压力下，于一八一二年被放逐。

[2] 埃勒契伊夫是保罗一世及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最反动的人。

元帅约了他来，亲切地接待了他，答应奏明皇帝。几天后，安德烈公爵接到通知，陆军大臣埃勒契伊夫伯爵要召见他。按照约定，早晨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

他不认识埃勒契伊夫，也从没有见过他，可他所听到的关于后者的一切，几乎不能引起他对这个人的敬意。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上信任的人，他的个人品德和别人无关；既然他奉命参考我的建议，即是，只有他能使这个建议被采纳。”安德烈公爵混杂在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们中间，在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里等候召见时想道。

安德烈公爵在部队期间，多数是做副官，在接待室里见过许多重要人物，这些接待室的不和之处他十分清楚。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是十分尤其的。在这个接待室里排队等待被接见的次要人物的脸上显示出羞怯和恭顺的表情，在官衔高一些的人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共和的尴尬的表情，可他们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如同在嘲笑自己、嘲笑他们的层次、嘲笑他们要候见的人，以此掩盖真情。有一些人满腹心事地踱来踱去，另一些人小声说着发出笑声。安德烈公爵听见“西拉·安德烈伊奇^[1]”这个绰号和“大叔要给你点厉害瞧瞧”这句话，这指的是埃勒契伊夫伯爵。一个将军（重要人物）明显由于等了这么久而感到污辱，坐在那里，交叉着腿，蔑视地对自己傻笑着。

可每当门开的时候，大家脸上就只有一种表情了——害怕。安德烈公爵请值班员再为自己报告一次，可值班员用讥讽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并说道，到时间会叫他的。副官又把几个人叫进和送出大臣办公室之后，一个军官被召进那个令人畏惧的门，他脸上那种屈辱和惊恐的表情使安德烈公爵惊讶。这个军官的接见继续了十分长时间。突然间从门内传出令人不愉快的吼声，于是那个军官心惊胆战，抱头从里边走出来，穿过接待室出去了。

在这之后，安德烈公爵被带到门前，值班员小声说道：“在右边，靠近窗口。”

安德烈公爵走进一个简朴而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腰身细长，长头短发，满脸皱纹，迟钝的绿褐色眼睛，皱着眉头，红色的鼻子向下垂悬着。埃勒契伊夫把头转向他，可还是不看。

“您有什么请求？”埃勒契伊夫问道。

[1] 这是阿拉克且耶夫的绰号，俄语“西拉”这个词有权势的意思。

“我没什么请求，大人。”安德烈公爵小声回答。

埃勒契伊夫的眼睛盯着他。

“请坐吧，博尔孔斯基公爵。”他说道。

“我没什么不请求。只是皇上把我递上的一个建议书转批给大人了……”

“您知道，我亲爱的，我已经看过您的建议了。”埃勒契伊夫中断他说，只是开头几个字说得客气一些，随后眼睛又不看安德烈公爵，变得越来越轻蔑的腔调，“您建议实行新的陆军法规？法规有很多，连旧的都无人去执行。现在人人都在写法规，写比做起来容易呀。”

“我遵照皇上的旨意来问大人，您打算怎样处理我的意见书？”安德烈公爵恭敬地说道。

“对您的意见书我已做了批示，交到委员会去了。我不同意。”埃勒契伊夫一边说，一边起身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在这里！”他把那个文件交给安德烈公爵。

文件上用铅笔横着写了一行字，没有大写，也没有标点，拼写还有错误：“论据不足，似有抄袭法国军事法典之嫌，而且不需要背离军事法典。”

“建议书交给哪个委员会了？”安德烈公爵问道。

“交给陆军条令委员会，阁下已经被我推荐作委员，可没有薪俸。”安德烈公爵微笑了。

“我也不情愿。”

“一个拿不到薪水的委员，”埃勒契伊夫又说了一遍。“我十分荣幸！喂！下一个！还有谁？”他一边喊，一边对安德烈公爵鞠躬。

五

在等待委员会任命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拜访了老朋友，特别是那些可能对他帮助的掌权者。在彼得堡，他此时体会到一种和战斗前相似的感觉，经受着不安的好奇心的折磨，那个制定和千百万人命运相关的未来蓝图的上层集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老年人的愤懑，局外人的好奇，局内人的矜持态度，从人们那匆忙、忧心忡忡的模样，和从每天都在增加的不计其数的委员会来看，他觉得这个时候，一八〇九年，在彼得堡正在谋划着一次大的国内战争，总司令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神秘

的绝顶聪慧的人物——斯佩兰斯基。他对这场还不清楚的改革以及主要改革家斯佩兰斯基产生了那么浓烈的兴趣，因此，陆军法规问题在他的意识中一下子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安德烈公爵当时处于最优越的地位，得到彼得堡各级上层社会集团十分好的款待。改革派热情地欢迎他，拉拢他：第一，由于他聪慧好学，知识渊博；第二，由于他解放了他的农奴，因而获得了自由派的支持。老公爵的儿子，由于是不满意改革的老人派，争取在抨击变革的问题上赢得他们的同情。妇女界热诚地欢迎他，由于他是个有钱有名的最佳未婚夫；他几乎被当成一个新人看待，他阵亡的讹传和他妻子凄惨的死亡给他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另外，所有从前认识他的人，都认为，在过去五年间，他有了长远的发展，变得和蔼可亲了，稳重成熟了，不如从前那样故弄玄虚、目中无人，尖酸刻薄，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深沉了。人们讨论他，对他产生了兴趣，都想拜见他。

会见埃勒契伊夫的第二晚晚上，安德烈公爵去克齐宾耶伯爵家了。他把会见西拉·安德烈伊奇的事情告诉了伯爵。

“我亲爱的，”克齐宾耶说，“就是在这件事上，您也少不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他什么都管。我要和他谈一谈。他答应今天晚上来。”

“斯佩兰斯基和陆军条例有什么关系呢？”安德烈公爵问道。

克齐宾耶微笑着摇摇头，好如同对博尔孔斯基的天真无知十分惊讶似的。

“最近，我和他谈起过您，”克齐宾耶继续说道，“谈到您那些自由的农民。”

“哦，公爵，解放农奴的就是您啊？”一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老先生蔑视地转头看了博尔孔斯基一眼说道。

“那是一个没什么收益的小田庄。”安德烈公爵回答道，努力在他面前淡化自己的行为，避免激怒那个老先生。

“您害怕落后……”老先生看着克齐宾耶说道。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他接着说道。“倘若把他们都解放了，谁来种田呢？制度法律是容易的，实施起来就难了。就如同现在，我说，伯爵——既然每人都得经过考试，那么由谁来负责各部门呢？”

“我想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克齐宾耶交叉着双腿环顾周边回答道。

“比如，我手下的普利雅尼契尼科夫，一个十分能干的人，出类拔萃的人，可他已经六十岁了。难道他也要参加考试吗？”

“是的，这有些为难，由于教育还没有普及，可……”克齐宾耶伯爵没说完，他站起来，握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迎接一个刚进来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秃顶，淡黄色头发，高宽的前额，煞白的长圆脸，蓝色的燕尾服，脖子上悬着一个十字架，左胸前佩戴着一枚勋章，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刻就认出了他，心里如同有什么东西抖了一下，在生活的重要时刻常有这种情形。他不知道这是尊敬、羡慕、还是期望。斯佩兰斯基浑身有一种十分容易使人辨出的尤其的东西。在安德烈公爵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他没有见过哪一个人透过笨拙、迟缓的动作显露出那样的镇静和自信；他没有见过谁能从他这样一双潮湿的、微闭的眼睛里射出那么一种既坚定又柔和的目光；他从未见过那种没有任何含义，可透露着坚韧的笑容；也从未听到过那样含蓄、流畅、安详的声音；最主要的是，他从未见过那种白嫩的面孔，和那双稍有点宽可十分白净丰满的手。除了安德烈公爵只在长住野战医院士兵的脸上见过。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国务秘书向君主做报告的人，君主在埃尔富特的友伴，在那里，他多次和波拿马会见和交流。

斯佩兰斯基不如同其他人那样，在大庭广众下，不由自主地在人的脸上逡巡，也不急于说话。他小声说着，可一定别人会认真听他的话，两眼只看交谈者。

安德烈公爵尤其关注斯佩兰斯基说的每一句话，观察他每一个动作。人们常常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严格的人，安德烈公爵每碰到一个新人的时候，特别是如同斯佩兰斯基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时，总希望在他身上看见独一无二的人类品德。

斯佩兰斯基对克齐宾耶说，由于在宫里耽误了，他十分抱歉不能早一点来。他并不说君主把挽留了他，安德烈公爵注意到了这种谦虚的掩饰。当克齐宾耶介绍安德烈公爵的时候，斯佩兰斯基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慢慢地把目光转向博尔孔斯基，默默地看着他。

“十分高兴认识您，久仰大名。”他说道。

克齐宾耶说了几句埃勒契伊夫对博尔孔斯基的款待，斯佩兰斯基笑得更开心了。

“陆军条例委员会的主席是我的好朋友马格尼茨基先生，”他说道，把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十分清晰。“倘若您情愿，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他在句尾停顿了一下，“我希望您在他那得到同情，他情愿促成一切合理的事情。”

一个围绕着斯佩兰斯基的圈子立即形成了，那个谈到他的下级官员

普利雅尼契尼科夫的老先生向斯佩兰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

安德烈公爵没有参加会话，只观察着斯佩兰斯基的每一个动作。这个人，前不久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神学院学生，而现在，博尔孔斯基想道，却把俄国的命运握在手中——掌握在这双丰满白皙的手中。安德烈公爵感到惊讶的是，斯佩兰斯基以蔑视冷静的态度回答了那个老先生。他深不可测地对他说着阿谀奉承的话。当那个老先生提高说话声音时，斯佩兰斯基笑了笑，说道，他不能评论君主喜欢的事是好还是坏。

在那个圈子里谈了一会儿，斯佩兰斯基站起来，走近安德烈公爵，把他叫到房间的另一边。明显他认为有需要和博尔孔斯基谈谈。

“那位尊敬的老先生把我拉入热烈的谈话中，我还没有和您谈谈，公爵，”他带着温情的轻视的笑容说道，好像用这种笑容暗示，刚才跟他交谈的那些人微不足道，这一点他和安德烈公爵都明白。这种态度使安德烈公爵觉得得意。“我早就了解您了：首先是您对您的农奴所做的是，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十分希望有更多的模仿者；其次是，关于朝臣等级的新法令引起那么多的闲话非议，您作为侍从却不认为这样做让自己受了委屈。”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道，“父亲不情愿我利用那种特权。我是从低级官阶开始做起的。”“令尊——一位前一世纪的人，明显站得比当代人高，他们万难认同这一恢复天公地道的措施。”

“不过，我认为这些万难是有道理的。”安德烈公爵说道，竭力抵制他开始感觉到的斯佩兰斯基的影响。他不想在所有事上都跟随他，他想抵抗。他一向能言善辩，可在和斯佩兰斯基谈话时，却感到词不达意了。他过于专注对这位名人品格的观察了。

“可能是由于个人虚荣心吧。”斯佩兰斯基冷静地插嘴道。

“不管怎样都出于国家的利益。”安德烈公爵说道。

“您指的是什么呢？”斯佩兰斯基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十分崇拜孟德斯鸠，”安德烈公爵说道，“也赞同他关于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不容怀疑的。我觉得贵族的某些权利和特权是维持那种感情的一种工具。”

笑容从斯佩兰斯基白皙的脸上褪去了，这一变化让他的面容更加美好。或许是安德烈公爵的思想激发了他的兴趣。

“倘若您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他开始说道，讲法语明显十分吃力，比讲俄语也更慢了，可十分平静。斯佩兰斯基继续说，“荣誉，不能用不利于公务的特权来维系，荣誉，如不是不做卑贱的事的消极观念，就是一种为得到称赞同奖励而进行比赛的源泉。”他的论据简明扼

要，一目了然。

“维持作为竞赛的根源的荣誉制度，和伟大的波拿马皇帝的荣誉团相似，不仅不会危害，而且能推进公务方面的成就，不过不是一个阶层或宫廷的特权。”

“我不想争论，可一定宫廷特权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安德烈公爵说道。“每一个朝臣都认为自己必须对得起他的地位。”

“可您却不想利用那种特权，公爵，”斯佩兰斯基说道，用自己的微笑表示，他情愿礼貌地结束这场令他的交谈者难堪的争论。“倘若您情愿，星期三来看我吧，”他补充说，“我一定要和马格尼茨基谈，并把您可能有兴趣的东西告诉您，另外，也可以和您更仔细地谈一谈。”他闭上眼睛，按照法国方式轻轻地鞠了一躬。他没有告别，悄悄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六

住在彼得堡的开始一段时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在独自居住时形成的一套想法，全部被城市生活的琐事代替，变得不清楚起来。

在晚上回家时，他就在记事本里写下四五起重要的访问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应赴的约会。不灵活的生活、一天的安排要求做到准时都占用了他生活中大部分精力。他任何事都没做，甚至不思考，也来不及思考，只是一味地谈、甚至成功地讨论他从前在乡下考虑过的事。

他有时会发现，他常常在和一天里不一样的场合重复着同样的话语。可天天繁忙，使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他做的事任何事都没做。

斯佩兰斯基不管是初次在克齐宾耶家和安德烈公爵会见时，还是以后的星期三在自己家中单独会见他时，都和他进行了心和心的长谈，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博尔孔斯基对很多人采取轻视的态度，认为他们一文不值，他是那么想在某人身上发现他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的活生生的典范，因而他轻信在斯佩兰斯基身上他已经找到了这个理想人物，一个十分聪慧和有道德的人。倘若斯佩兰斯基也出身于他那个社会阶层，受的是同样的道德和传统教育，博尔孔斯基十分快就会发现他那怯懦的、和常人一样、普通的一边，可现在，由于对他的了解不够，斯佩兰斯基那怪异的逻辑思维方式反而格外引起他的尊敬。另外，斯佩兰茨基或者是由于赏识安德烈